

从顺应论看汉语新词语的翻译

刘小丹, 贾德江^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文章以 Verschueren 的顺应理论为基础, 对汉语新词语的翻译进行探讨。汉语新词语翻译主要是将汉字中富有特色的文化信息传递给外国读者, 属于一种跨文化的交际,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就要不断地进行动态顺应, 既要顺应不同的翻译目的、文化差异和表达习惯, 又要顺应目的语读者的可接受心理等具体语境, 然后确定相应的翻译策略和方法, 以确保汉语新词语的翻译能够起到传播中华特色文化的目的。

[关键词] 汉语新词语; 顺应论;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1)05-0098-03

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说“语言中最活跃的因素——词汇, 常常最敏感地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 “凡是社会制度出现了新的东西, 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概念、新工具、新动作, 总之, 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1] 蔡富有和郭龙生则指出“新词, 又称新词语、新造词, 系为指称新事物、新现象和表达新概念等而创造出来的词语。它是个相对的、具有发展性的概念。此时为新, 彼时为旧, 每个时代都会有当时的新词语。”^[2] 汉语新词涉及政治、经济、科技、文化, 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已成为折射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 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自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进步, 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大量新词语如雨后春笋涌入我们的日常用语之中, 包括原创词, 旧词新义, 流行语, 外来新词语等。汉语新词语的英译在中国的对外交流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 随着中外交流的日趋频繁, 新词语英译研究也越来越重要。

在汉语新词语翻译的专题研究方面, 成果显著的有杨全红的《汉英词语翻译探微》。该书作者从实践中积累了大量汉英词汇对译的素材, 是其经验、心得和多年探索的结晶。还有张健的《报刊新词英译纵横》一书, 是专门探讨当代中国报刊中新词新语新义英译问题的著作。全书针对新词新语或旧词新义以及外来新词语, 以翻译理论与实务为基础, 从新闻传播的效果和跨文化语言学的角度, 系统地介绍了其英译的特点、标准、技巧以及易犯的错误等。其它代表性的研究作品有《中文新词的英文翻译探讨》(陈平, 1997), 《词语翻译丛谈》(陈忠诚, 1999), 《词语翻译丛谈续编》(陈忠诚,

吴幼娟, 2000, 《汉英时文翻译》(贾文波, 2000) 等等。虽然我国翻译界在汉英新词语翻译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是, 汉语新词语的翻译一直处在较混乱的状态中, 机械直译、胡译、乱译、文化误译, 以及文化缺失等现象还大量的存在。我国的汉英新词语翻译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翻译实践都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从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 迄今为止, 对于汉语新词语的英译大多为技巧和方法的总结归纳。虽然前人的研究中有以不同理论来指导汉语新词翻译的, 但大多都是以交际观、目的论以及认知理论为视角, 目前从语用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还很少, 因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以一个全新的语用学视角——顺应理论, 从动态顺应的角度, 对汉语新词语英译的顺应性问题进行研究。

一 关于顺应理论

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 语用学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其中。比利时语用学家 Verschueren 在他的新著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中, 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理解和诠释当今的语用学, 并提出了“顺应性理论”。他指出: 语言的使用是语言使用者基于语言内部或外部的原因, 在意识程度不同的情况下进行语言选择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做出种种适当的选择, 是因为语言具有三个特征: 变异性(variability)、商讨性(negotiability) 和顺应性(adaptability)。

变异性是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 这些选择依语境不同而变化; 商讨性是指“所有的语言选择都不

[收稿日期] 2011-05-10

[作者简介] 刘小丹(1987-), 女, 湖南衡阳人,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是机械地或严格按照形式功能关系做出的,而是在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的基础上完成的”;这两种特征自然地导致语言具备另一特征——语言的顺应性。顺应性是指“语言能够让其使用者从可供选择的项目做出灵活的变通,从而满足交际的需要。”

顺应论对语言使用的描述和解释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语境关系顺应;语言结构客体的顺应;动态顺应和顺应过程中的意识程度。其中动态顺应是顺应论的核心,语言使用或选择过程中的动态性与语境、语言结构以及时间密切相关,促成了意义的动态生成。语境关系顺应和结构客体顺应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顺应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必须在具体的顺应过程中,即动态顺应中才具意义。所有的语言使用都发生在具体的动态顺应过程中^[3]。

汉语新词语的翻译正是一个涉及顺应具体语境以选择恰当翻译方法的过程,将其纳入关联—顺应模式中研究完全具有可行性。在汉语新词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就要不断地进行动态顺应,其顺应主要体现在对读者不同的翻译目的、目的语和源语的文化差异、表达习惯以及读者可接受心理等具体语境。

二 顺应论在汉语新词语翻译中的运用

(一) 对翻译目的的动态顺应

翻译的目的就是要让译文读者获得原文的信息。为此,译者应采取一切手段,包括解释性翻译法,逾越语言障碍,使译文既正确体现原文的意思,又是地道的译文语言。正如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所言:翻译即译意(Translating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4]。在翻译具有中国特色文化新词语时,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特有文化。这时西方文化中没有对等词语,为了顺应翻译的目的,往往采用造词、直译、音译法,以达到保持、传播中国文化^[5]。请看下述实例

“经济适用房”是指政府为了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而兴建的价格适中的保障性住房,因此我们可以将它翻译成“economically affordable houses”。另外一些中国特色词语像“保障性住房”(low-income housing),“火车票实名制”(real name ticket booking system),“家电下乡”(government subsidized home appliances for rural villagers),“文化软实力”(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地王”(top bidder),“囤积地皮”(land holding)等词语多半采用直译的方法,这样能够取得对等的效果,便于很好地把中国特有的文化传递给外国读者,顺应我们的翻译目的。

(二) 对文化差异的动态顺应

语言是文化环境的产物,而文化又是语言赖以存在的基础,文化要靠语言来保存、传播和继承,而文化的发展又推动和促进语言的发展。汉英翻译既是汉英语言的转换,也是汉英双语文化的交流。王佐良教授曾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翻译的最大困难是两种文化的不同”。解决好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是保证语言之间成功转换的关键。汉语新词语往往形象生动,富有民族特色,反映中国现实社会的新事物、新概念。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往往

会产生词汇的空缺,即本民族中某个词语所负载的文化内涵在另一民族的文化中缺乏“对等语”或“对应语”^[6]。这时,我们就不能拘泥于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应该采取意译的方式,在准确理解的前提下,用译入语读者能接受的方式意译出来。文化上的差异常常会导致人们对同一事物或同一理性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有时,甚至引起误解。请看下列例子:

“凤凰男”一词来源于“山沟里飞出金凤凰”的俗语,指的是出身差而通过自身努力终于功成名就的人。但因“phoenix”一词在英语中已有“火中再生的不死鸟”的含义,故“凤凰男”不宜译为“phoenix boy”,而应根据其含义意译为英语中的固有词汇“ugly duckling”,意为“出身低而出人头地的人”。“白奴”是“白领奴隶”的简称,它是指贷款买房、买车或进行其他超前奢侈消费的白领族,故“白奴”不能译为“white slave”,而应该译为“white-collar slave”。“二奶专家”实质上是以专家自居的不良学者,因此可以将该词意译为“pseudo-scholar”。这些新词语的译文都很好顺应了目的语的文化差异。

(三) 对目的语表达习惯的动态顺应

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表达习惯,汉英双语属于不同的语系,因此在语言表达习惯上有很大的差异。在翻译汉语新词语时,不能纯粹地按照汉语的表达习惯去翻译,应该顺应目的语的表达习惯,使译文更加符合易于读者理解的表达法。很多汉语新词语可以在译入语中找到类似的对等文化及其表达方式,那么我们就不能拘泥于语言符号之间的转换,应该采取意译或移译的方法,即在准确理解原文词语含义的前提下,用符合目的语表达习惯的方式表达出来,此类实例如下:

“富二代”多被译成“the rich second generation”,但是这与英文的习惯表达方式有抵触。rich放在最前面,表示富裕的第二代,暗含第一代不曾富裕,而汉语原词的意思却是指出生在富裕家庭的80后子女。因此应该翻译成“the second rich generation”或“silver-spoon kids”更为可取。

“恶搞”一词甚为流行。英文中“spoof”一词可以引申为“戏弄、哄骗、轻微的讽刺”等含义,也即“to make good-natured fun of”。因此我们可以采用英文中已有的“spoof”来翻译,应该说比较恰切地形容了恶搞“反摹,歪改”的内涵。例如:恶搞文化(spoofing culture),他被朋友恶搞了一番(He was spoofed by his friends.)。

“抢抢族”是指经常参加有奖品免费赠送活动的一个群体,他们总是在关注热卖活动,并根据不同的游戏规则制定不同的攻略,抢在第一时间行动,抱回自己喜欢的东西。而英语中的freebie或freebee,正是指商家免费赠送的物品;monger的意思是“嗜……如命的人”,因此,“抢抢族”可译成freebie/freebee mongers。

“人球”是指“像球一样被踢来踢去没人要的人”,如果将其译为“man-ball”或“ball-man”,则难以转达原意。按英语的表达习惯,可将该词译为“kick-out”,意为“踢出去不想耍的人”。

另外像“独二代”(sub-mono-children),“她经济”(she-economy),“秒杀”(seckill),“低碳经济”(low-carbon economy),“墓产经济”(funeral-related economy),“大肚子经济”(pregnancy-oriented economy)等词语的翻译都采用了英语的表达习惯,能够更好地被外国读者接受。

(四) 对目的语读者可接受心理的动态顺应

翻译汉语新词语的过程中,译者除了顺应不同的翻译目的,文化差异以及目的语的不同的表达习惯外,还必须对读者的可接受心理做出相应的调整,使汉英新词的翻译更好地被外国读者接受,从而提高传播宣传效果。请看下列实例:

“给力”一词被中国网友音译成英语“gelivable”,并大受欢迎。但是“gelivable”在英语中,还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汉语借词,因为这种混杂了两种语言成分的构词要真正得到母语使用者的接受,还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根据不同的语境,我们把它翻译成“cool”,“exciting”,“thrilling”,“awesome”,“fantastic”,“powerful”等等都是可行的。请看下列例句:我刚买了这张很给力的新唱片(I just bought this awesome new CD.)。她的演讲很给力(Her speech is forceful.)。网速很给力(The internet speed is so cool.)。

“裸捐”并不是“裸体的捐赠”,它是在比尔盖茨宣布退休时,将580亿美元的个人资产全部捐给慈善事业后流行起来的,因此它是指“全部捐出”,应该译成“All-out donation”。

“半糖夫妻”若译成“half candy couple”则会让人费解,它是指那些在工作日独自生活,周末共同生活以维持婚姻新鲜感的夫妻,所以将它翻译为“weekend couple”意思就明朗多了。

另外像“晒客”(Internet share),“房奴”(mortgage slave),“裸婚”(simplistic marriage),“雷人”(shocking, weird),“潜规则”(unspoken rule 或 latent rule),“宅女”(stay-in girls),“囧”(embarrassing),“团购”(group buying 或 team buying)这

些词语的翻译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一目了然,符合外国读者可接受的心理,提高了汉语新词语翻译的准确性和可接受性。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从顺应论的角度探讨汉语新词语的翻译:在汉语新词语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不断地进行动态顺应,其顺应主要体现在对读者不同的翻译目的、目的语和源语的文化差异、表达习惯以及读者可接受心理等具体语境,译者可根据不同的顺应情况动态地确定相应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提高汉语新词语翻译的可接受性和准确性,更好地传播中国特色文化,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作者期望本研究能对汉语新词语的翻译实践产生一定的实用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陈原. 社会语言学[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3: 40-42.
- [2] 蔡富有, 郭龙生. 语言文字学常用词典[M]. 北京: 北京教育出版社, 2001: 77-78.
- [3] Jef,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147-151.
- [4] Eugene A. Nida. Language, Culture and Translating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1993: 54.
- [5] 黄永存. 巴斯奈特文化翻译观对汉语新词英译的启示[J].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4): 113-114.
- [6] 王佐良. 翻译: 思考与试笔[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9: 123.

On C-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Neolog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daptation Theory

LIU Xiao-dan, JIA De-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Verschueren's Adaptation Theory,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neologism. Neologism translation can serve as a bridge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 process of Chinese neologism translation involves dynamic adaptation, thus, the translator is fully entitled to adopt prope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adapting to a series of factors, such as translation purposes, cultural differences, the target language, target readers' acceptability and so on.

Key words: Chinese neologism; adaptation theory; translation